

水墨乌镇



王士杰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乌镇，
来过未曾离开



水墨乌镇



王士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墨乌镇/王士杰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9

(桐乡历史文化丛书. 第2辑)

ISBN 978-7-213-05650-5

I. ①水… II. ①王… III. ①乡镇—文化史—桐乡市
IV. ①K29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2173 号

书 名	水墨乌镇
作 者	王士杰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周为军
责任校对	朱志萍
电脑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16.2万
插 页	2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5650-5
定 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序

江南多古镇，水乡更甚。

桐乡地处杭嘉湖三府之交、古运河之畔，沃野百里，水道成网，在舟楫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河流是人们与外界联系的纽带，相当于现在的公路和铁路。隋凿运河，沟通南北，货物贸易开始频繁，“草市”逐渐形成。南宋以后，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人口的繁衍和经济的繁荣，人们在“草市”的基础上，纷纷依水筑屋建舍，开街拓市，日渐演变为一个个人口集聚、工商兴盛的城镇。桐乡素有“七大镇”之说，纵观其历史，虽然其雏形大多出现于隋唐甚至更早，但形成城镇规模则是在南宋以后，明清及民国时期达到鼎盛。

城镇的兴起，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奠定了基础。南宋以后近900年，桐乡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文化繁荣时期，物产丰饶，人文荟萃，成为闻名天下的繁华富庶之地，被誉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百花地面、文化之邦”，正如元代佚名氏在《语溪赋》中所说：“其物产也：山川秀丽，土壤膏肥；其风俗也：鲁泮文雅，义塾礼仪；其人物也：钟灵产瑞，毓秀孕奇”。

古镇是一个地方物产的集散之地。桐乡土沃物饶，除水稻等粮食作物外，尚有许多名优特产，如蚕桑、丝绵、丝绸、杭白菊、晒红烟、榨菜、小湖羊皮等等，在以前，这些物产均是依靠水道的运



输和城镇的中转,销往大江南北乃至世界各地的。

更为重要的是,古镇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载体。文脉延续依靠人才辈出,而江南水乡的古镇,文风特盛,才人俊彦,层出不穷,正如文化学者余秋雨所言,每一个江南古镇都是藏龙卧虎之地。桐乡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浓缩于一个个古镇上的。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文化上的一些创举,都与古镇有关,可以从古镇上的一座积满尘土的老宅、一条狭窄阴暗的弄堂、一间毫不起眼的作坊,甚至一棵倾斜的古树、一方斑驳的断碑上得到印证。垒石为门的石门,弥漫着吴越争霸的硝烟;濮氏定居濮院,记录了宋室南渡的靖康之变;崇德改名为石门,见证了异族入主,明亡清兴;乌青两镇的分分合合,记载着桐乡历史的曲曲折折,众多的名人文士,举托起一方巨镇的文化天空;而洲泉“千年吴”的一脉相传,则再一次证明了文化是一个家族千年不败的至真法宝。

为传承桐乡悠久的人文历史,为贯彻落实市委关于进一步推进“人文名城”建设的战略思想,桐乡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桐乡市文联自2010年起,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启动了“桐乡历史文化丛书”的编撰工程,并于次年春正式出版了“桐乡历史文化丛书”第一辑(共5册),面世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2012年上半年,市文联马不停蹄,又启动了第二辑的编撰,在广泛征求文化界人士意见的基础上,编委会决定第二辑内容为古镇系列,系统介绍桐乡境内古镇的人文历史。后又经过多次研究讨论,最后决定第二辑仍为5册,即崇福、乌镇、濮院、石门、洲泉5个古镇分册。

“丛书”的编撰工作得到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热心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深表谢意。由于时间紧、内容多,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赐教。

“桐乡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2013 年 4 月

目 录

CONTENTS

史之记 1

一、乌镇之“乌” 1

二、辉煌的背影 5

三、留得故名阅春秋 10

四、抉择与变轨 40

五、成为旅游目的地 45

六、“乌镇模式” 50

七、风采夺目 56

文之脉 59

一、昭明读书启文运 59

二、文风郁郁教泽长 64

三、文学巨匠从这里起步 69

四、水乡狂欢闹香市 79

五、乡言土语显特色 86

六、一方风味食文化 95

七、美在蓝白相印间 111



八、工商繁荣注活力	116
九、遗产保护传文脉	121
人之杰	129
一、古镇多俊杰	129
(一) “真君子”——李 乐	129
(二) 神坛之下更亲近——张履祥	137
(三) 相伴墨花吟人生——严 辰	144
(四) 孤怀故吾一韧叟——劳乃宣	150
(五) 翹楚金融界,修《志》泽后世——卢学溥	153
(六) 名士伴侣非等闲——汤国梨	157
(七) 中国漫画先驱——沈泊尘	162
(八) 鹤立报坛领风云——严独鹤	166
(九) 中共一大幕后功臣——王会悟	170
(十) 鸿鹄志、故土情——茅 盾	174
(十一) 戎马书生与巾幗英雄——沈泽民、张琴秋 ...	181
(十二) 不灭的灯,闪亮着——孔另境	186
(十三) 孤鸿归来夺众目——木 心	189
二、寓贤过客亦风流	196
(一) 一路繁花相送到青墩——陈与义	196
(二) 知不足斋奚不足——鲍廷博	200
(三) 他们的足迹	206
(四) 雁过留声宦游人	210

景之韵	215
一、从古镇“八景”说起	215
二、平原之美	219
三、在水一方	222
四、桥影如虹	226
五、街巷视角	230
六、晨曦夜色雨亦奇	236
七、别样景韵南北栅	241
后 记	245
主要参考文献	248

史之记

浏览报刊或登录网站,简要的文字为您介绍着乌镇的古今概况,精短的游记文章向您描述着乌镇的迷人景色和观光感受。亲临景区,导游小姐以娓娓旁白伴您扫描现场,实物真景让您真切感受诱人的水乡风情和古镇韵味。然而,对于倾心关注乌镇、饶有兴味探究乌镇的有心人而言,这一些也许尚不足以让您获得这个千年古镇的全息印象,解读这个千年古镇的生命密码,探寻这个千年古镇再度崛起的成功奥秘。果如斯言,那么不妨允许我,一个土生土长的乌镇人,以己所知为您说说古镇的“前世”传奇和“今生”辉煌。

放缓匆匆步履,透过浮光掠影,潜心于一部部内涵厚重的方志史籍,寻访于一个个轮廓依稀的古迹遗存,聆听着前辈口耳相传的种种描述,一个风采卓越的古镇形象便穿越时空隧道,与您相会于心驰神往之间——

一、乌镇之“乌”

一地之名,随口而呼,往往习焉不察,只当是一个符号。但若往深里探究,则就有一番缘由、一串曲折,甚至一堆故事。



乌镇：“乌”的镇？“乌黑”之镇？看来这地名应该与黑颜色有点关系！是不是望文生义了呢？不妨让我们穿越时光，作一番探究。

从现存的方志史料可知，乌镇古名乌戍，又名乌墩。

“乌镇”之称始见于唐咸通十三年（872）的《乌镇古山索靖庙碑记》，此前无典籍可考。明万历《乌青镇志》说：“镇，周属吴，吴戍兵备越，名乌戍。”又说：“乌镇古谓之乌墩。”可见，春秋时期这里是吴越疆界，屯兵设防而称“戍”。而冠之以“乌”，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土色较黑，并且地势略高，所以叫“乌墩”。

清代张园真《乌青文献》说：“乌墩之名从来远矣。所谓‘墩’者，以其地脉坟起高于四野也。”乌镇一带处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多淤积之土，土色深黛而肥沃，因而称“乌”，又因地势隆起高于四周而称“墩”。这应该很说得通。



水墨乌镇（李群力 摄）

历史上与“乌墩”紧挨并立的还有一个“青墩”，跟“乌墩”只隔一条河，犹孪生兄弟。“青”在古汉语中也有黑色之义，人们是以乌、青两色来区分隔河相望的两块土地。“乌墩”、“青墩”后发展为乌镇、青镇，相伴千百年，最终合并成为现今的乌镇。

此外，在乌镇东北不远处的秀水县（今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就有一个村叫“红墩”，其镇志上说“红墩在镇西，地脉坟起，厥土赤壤，村以是名”。而“红墩”的旁边还有一个“紫墩”，就是因为多紫色之土的缘故。这可以作为乌镇之“乌”的旁证。

关于乌镇之“乌”，还有一个传闻故事，说来或许更有趣味。那便是“乌将军的故事”——

这位将军，姓乌名赞，英勇善战。唐宪宗元和初年，浙江镇海节度使李琦举兵叛乱，朝廷就命乌赞偕同副将吴起率兵讨伐。他们穷追猛打，直打得叛军望风而逃。当官兵追赶到乌镇的车溪河畔时，李琦突然挂出免战牌要求休战。乌将军就地扎营，待机再战。谁知就在当天深夜，叛军却偷袭营地，乌将军奋起迎战。李琦向后退到车溪河边，从一座石桥上飞快逃过。乌将军策马上桥，被一阵乱箭射死，原来是李琦设下陷阱暗害了乌将军。

副将吴起赶来，杀退了叛军，把乌将军埋葬在乌镇车溪河西，为他堆坟立碑。说来也怪，就在当天夜里，人们看到乌将军的新坟上射出道道红光，还传出阵阵的战马嘶鸣。更奇的是，第二天坟上竟冒出了一株银杏，并很快长成参天大树，大家说银杏是乌将军化身。如今这棵高大的唐代银杏还屹立在乌镇。

由于平定了叛乱，百姓免遭战乱之苦，人们为了纪念这位英勇将军，在乌镇建造了一座乌将军庙，而镇也以将军之姓而名为



“乌镇”。

故事的史实尽管已无从查证,但人们宁可信其真。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九十一)涉及湖州府时就认为:“乌镇,府东南九十里。唐元和初,镇海节度使李锜反,有将军乌姓者,力抗于此而死,镇因以名。”

关于乌镇之“乌”还有几种不同说法,但或无证、或附会、或有悖历史常识,民国卢学溥所修《乌青镇志》已汇集众说而详加辨析,在此不再赘述。至于读者以为该作何解,尽可发挥想象而“自作主张”。

乌镇地名沿袭既久,人们便也习以为常。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全国山河一片红”之际,乌镇某些激进人士觉得乌镇之“乌”与时代之“红”颇相抵牾,竟主张改“乌镇”为“红镇”,而且还付诸了行动,弄得邮电部门苦不堪言。结果可想而知,悠久的历史文化岂能轻易撼动?擅改镇名,只能贻笑大方。

其实,地名的生命力不在于地名本身,一方热土活力四射,一地之名也就生机无限。2007年秋,桐乡市旅游局举办了“桐乡旅游形象宣传语征集活动”,在来自全国各地的2056件(10964条)投稿中,乌镇作为桐乡市所辖的一个镇,出尽风头而“功高盖主”。其中“水墨乌镇,风雅桐乡”一条(出自江苏、黑龙江两位作者),脱颖而出,摘得了桂冠。

“水墨”而之于“乌镇”,可谓传神点睛:江南水乡,黛瓦粉墙。水,赋予乌镇灵气;黑与白构成乌镇的基本色调。到过这里的人无不惊叹,乌镇就是一幅巨型水墨画卷。置身其间,才真正领略到这

个江南水乡质朴清雅的东方神韵,感受到这个千年古镇流畅灵动的生命活力。

“水墨乌镇,风雅桐乡”,“水墨”与“风雅”,用的是互文修辞手法:乌镇既“水墨”,乌镇也“风雅”。

这,才是乌镇之“乌”的最佳诠释!

二、辉煌的背影

乌镇美名远扬,魅力无限。倘使以为乌镇仅仅是旅游界骤然爆发的一颗“新星”,那显然未得其真谛。要知道,乌镇拥有辉煌的“前世”传奇。

这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古镇——

历史的源头,往往毫不起眼。

在乌镇东郊不远处,有一个自然村叫谭家湾。村边荡田包围中隆起如墩的桑树地里,竟隐藏着乌镇历史文脉的初始密码!这就是“谭家湾新石器时代古遗址”,2006年5月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约300米、近12万平方米的表土之下,覆盖着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文化堆积层……考古工作者们小心翼翼地揭开了乌镇历史的“扉页”,那是7000年前,乌镇的先民以他们的勤劳和勇敢所书写。尽管只是十分稚拙的简笔涂抹,但谁也无法否认,这是乌镇历史文化的源头。

从此,乌镇数千年的历史画卷便徐徐展开:春秋战国及以后



时期是军事要地；唐、五代由军事重镇逐渐向商业市镇嬗变；南宋士族聚居而致商业及文化繁荣；明初至中期经济日渐繁荣，成为商品集散中心市镇；清康熙乾隆年间进入鼎盛时期，成为工商业巨镇……

但是，乌镇的历程又颇不平坦。宋元之交因战火“衰于德祐丙子岁，公署、酒楼、官店悉入为民庐”（陈观《乌青志》序）；元末又遭兵火，“而民庐寺观书馆举为煨烬矣！其仅存者唯两浮屠之遗迹焉，过者兴叹”（陈观《乌青志》序）；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遭倭寇掳掠；清咸丰十年（1860），又因太平军之役而遭受重创，“乌镇西北市屋焚且半，青镇则北自油车汇，南至崇福宫，皆成焦土”（皇甫元垲《寇难纪略》）；清末民初再度复苏，却又遭侵华日军焚掠。

值得称奇的是，前进之路尽管曲折，乌镇却屡挫屡兴，总能东山再起，发展始终是它的主旋律。

这是一个格局特殊的古镇——

20世纪50年代以前，乌镇实际上是由乌、青两个镇构成的，以致历史文献都称之为“乌青镇”。作为地名，“乌墩”、“青墩”之称由来已久，但作为“镇”，相对要迟。宋元丰年间，王存编修的《元丰九域志》中，有乌墩镇、青墩镇之名。“元丰”元年是公元1078年，可见最迟在当时，乌、青已作为“镇”而分立设置。而乌墩镇、青墩镇后更名为乌镇、青镇，据说是为避南宋光宗赵愷之讳，因为“愷”与“墩”同音。

乌、青两镇，隔市河“车溪”为界，河西为乌镇，属湖州府乌程县；河东为青镇，自宋至元、明、清、民国，先后隶属嘉兴府嘉兴、崇

德、桐乡县。两镇分治格局一直延续,直至1950年5月才合二为一,称为乌镇。

宋嘉定四年(1211)张侃《重修土地庙记》说:“湖、秀之间有镇焉,划河为界,西曰乌镇,东曰青镇。名虽分二,实同一聚落也。”两镇紧挨并立,就市镇功能而言实为一体。那么,好端端的一个自然镇,为什么要在行政管辖上人为分割成两个镇?对此,史料并未说明。估计是出于繁荣商贸、辐射周边、赋税共享、社会事务协管、防止坐大难控等诸多因素的考虑吧?为强化对巨镇的治理,官方就对乌、青两镇实施了行政分辖。两镇既各自独立又珠联璧合,就构成了“双子并立”型镇区格局,此种建制模式颇为独特而罕见。

不过,“虽然早已分为两镇,但外地人仍统称为乌镇,青镇人亦自称为乌镇人,只是填写履历时用青镇”(茅盾《我走过的道路》)。特别是小孩们,才不管“乌镇”“青镇”之别,在他们的生活中,“乌”“青”是一家!有诗为证:

双溪环合一河通,西岸乌程东岸桐。

只有几家无系著,船头随意泊西东。

——清·陆世埰《双溪棹歌》

这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古镇——

若以“镇”的标准衡量,乌镇规模之大非同寻常。从明、清全盛时期的状况可知乌镇当年雄姿:明代中后期,乌青镇镇区规模超过湖州、嘉兴府城,更在桐乡县城之上,以致当时退休回乡的官员曾专门上书朝廷,请求在此“撤镇设县”(施儒《请分立县治疏》)。入清后,市镇规模日趋宏大,乌镇纵七里、横四里;青镇纵七里、横



二里。镇上街坊巷弄纵横排列，民居稠密。明万历间有 7 坊 58 巷，清康熙间有 8 坊 67 巷，乾隆间有 8 坊 68 巷，清末达 38 坊 96 巷。故当时人称“乌青当水陆之会，巨丽甲他镇市，市逴广袤十八里”，“名为镇实具郡邑城郭之势”（乾隆《乌青镇志》）。要知道，当时的湖州府城、嘉兴府城周围也只有十二里大小（嘉靖《浙江通志》卷十四）。就人口而言，明清时“乌镇与桐乡之青镇东西相望，升平日久，户口日繁，十里以内，民居相接，烟火万家”（《湖州府志》）。如此规模，乌镇当居江南市镇群体之魁首。“其经济地位的重要性，大大超过了乌程县治和桐乡县治。”（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

后来，乌镇竟把自己的地名输出到了大上海。翻开上海地图，在苏州河中段找找，就有一条南北走向的“乌镇路”，连带还有一座飞跨苏州河的“乌镇路桥”。沪上但凡老资格的大马路，南北纵向的以省份命名，东西横向的以大城市命名，乌镇既非省又非市，一个小镇能赫然“跻身”于大上海，可见实力非同一般。而这实力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乌镇人徐冠南，他的家族在上海开发实业和房地产颇为成功，当上海租界工务局开拓苏州河一带市容时，徐氏捐银赠地，让家乡乌镇之名牢牢地镌刻在了上海市区的版图上，直至今日。

这是一个地位非凡的古镇——

作为江南巨镇，乌镇地处两省（江浙）三府（嘉、湖、苏）七县（桐乡、崇德、秀水、乌程、归安、震泽、吴江）错壤之地，凭借着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和周边乡村的丰富物产，形成并发挥了商品集